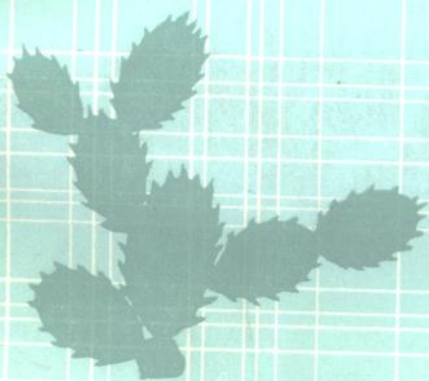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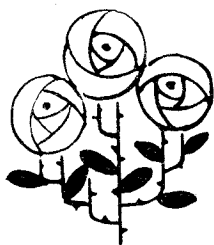
杂文萃录

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杂文萃录

《中国新文艺大系·杂文卷》西北编选组

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杂 文 萃 录

《中国新文艺大系·杂文卷》西北编选组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9.5 插页 5 字数 206,000

1985 年 7 月第 1 版 198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,560

统一书号: 10094·569 定价: 1.85 元

前言

近几年来，报刊不断著文为杂文的地位而呼吁。现在看来，这个问题已经逐渐地得到解决。许多报纸副刊、文艺刊物及其它综合性的杂志，纷纷开辟杂文专栏，杂文作者和习作者正由过去“散兵游勇”的状态，逐步汇集成长起来，成为在整个文艺大军中进入序列的一支分队了。所有这些都预示着一个杂文繁荣的春天的到来。《杂文萃录》只是为欢迎这个春天的来到，奉献给读者的一束有刺的鲜花。

从“五四”以来，在新文艺中，杂文就是一种颇受读者欢迎的文体。鲁迅和瞿秋白等人的杂文，至今仍然是我国现代文学丰富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为我们所学习和继承。虽然，在十年动乱中，杂文首当其冲遭到打杀，所有写过杂文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能够幸免于祸。这也反证了杂文的威力曾

使“四人帮”如芒刺在背，寝食不安。我们一方面为曾经遭到残酷迫害的同志感到痛惜，同时，也为他们所写的触及广阔领域的大量新鲜活泼、寓意隽永，而又饶有兴味的杂文而感到自豪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以来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经过拨乱反正，“万马齐喑”的局面已被打破了。在思想界和文艺界出现了一个空前活跃和蓬勃发展的局面，整个文学创作活跃了，杂文的活跃更是必然的。从这个集子编选的一百一十二篇杂文看，写作者的队伍还是可观的，绝大多数杂文也都有一定的质量。也就是说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社会生活中一些重要问题，并且在思想上有一定的深度，在写作上有一定的情趣和文采，值得一读。特别是其中有某些杂文，当初在报纸上发表时，就引起读者极大的兴趣，有人抄录，有人剪贴，还有人向朋友介绍。这个集子的编选，或许也起到某种“集萃”的作用吧。

“凌云健笔意纵横”。现在，改革的浪潮正在波澜壮阔地开展着，整党和扭转社会不良风气的斗争方兴未艾。或呐喊，或呼吁，或歌颂，或抨击，杂文都是“大有用武之地”的。这个集子的出版。其意义远不止于检阅过去，如能为进一步活跃和繁荣杂文创作，起那么一点推动的作用，对当前两个文明建设有所裨益，那就是我们最大的欣慰了。

《中国新文艺大系·杂文卷》西北编选组

一九八四年八月十五日

目 录

前言	(1)
哀莫大于僵化	赵 益 (1)
尽信书，则不如无书	
——读书札记	骆树基 (6)
《罗织经》补遗	姚 虹 (11)
所谓“无毒不丈夫”析	吴正中 (14)
从刘晔的发狂想到的	司马仰迁 (17)
辛亥革命与皇帝	刘仲文 (20)
历史的嘲弄	杨春寒 (22)
略论尾巴的性质与功能	于 虑 (24)
猫儿优劣论	邵 纯 (26)
谄之咎 (外一章)	雷富民 (29)
从“谄”术说开去	沈孝达 (32)
写戏与看戏	谢 宽 (35)
轿 说	冯 珪 (38)
不要只长一只耳朵	解 思 (41)
敞开心肺给人看	钟子硕 (44)
悔过还须先“自恨”	李德忠 (48)
止谤莫如自修	顾云卿 (50)

2040/55

你站在桥上看风景·····	湟 岸 (53)
“套中人” 今昔·····	杨培明 (55)
应学周处能自新·····	曹 万 (57)
“六子将军” 戒·····	周颂鲁 (60)
“倒退牛” ·····	于 虑 (62)
山川胜迹与人才投资·····	林 平 (64)
云是龙自己吐出来的·····	蔡惠福 (68)
“追” “顾” 与人才·····	毛 铸 (70)
辨材须待几年期·····	王通讯 (73)
请君一读《梓人传》·····	贾 征 (77)
从三国用人说开去·····	秦 牛 (81)
赞造父摄辔·····	吴金成 (84)
晏子、马夫和妻子·····	李耕书 (87)
由冯谖的牢骚谈起·····	张永高 (89)
未辨牡牝不失才·····	刘 星 (91)
有感于羊祜荐杜预·····	言 实 (93)
师旷这面镜子·····	徐 简 (95)
“曹刿” 需要“鲁庄公” ·····	白霄夏 (98)
“二万五” 与“寒窗苦” ·····	马 骅 (100)
用其所长 ·····	巫其祥 (102)
“马弓手” 出战 ·····	洪 章 (104)
嫉妒谈片 ·····	毛 铸 (106)
“嫉妒” 杂议 ·····	尚明芳 (109)
斗室议妒 ·····	商子雍 (111)
张飞与“白衣秀士” ·····	温型亮 (115)
扫一扫“嫉妒风” ·····	梁丽文 (117)

关于“翘尾巴”	胡 服 (120)
且说“眼皮底下”事	吴 天 (123)
谈“吃”	钱 耳 (126)
人的价值漫议	牛茂林 (129)
一张便条的联想	秦 风 (131)
“求田问舍自来羞”	维 乔 (133)
“遇物则诲”	丁福海 (135)
“乐在声色狗马之上”	张定亚 (137)
“官益大而心益小”	何 之 (139)
从“送鹅毛”说到“悬鱼太守”	李育林 (141)
于谦的“清风”精神	高昭平 (143)
“古来存老马，不必取长途”	解维国 (145)
成名和成功	毛荣富 (147)
不是笑话的笑话	谢 宠 (150)
从“事事关心”说到文艺作品	舒英 张成觉 (153)
自强不息	任文锁 (156)
“以三石为九石”的启示	杨振喜 (159)
谏果一枚请君尝	党荣国 (161)
“知识爆炸”与“脱毛”	谷正雄 (164)
“人有知学，则有力矣”	钟 耳 (167)
切忌“跳来跳去”	冯同英 (169)
蜚智之间 ——有感于李时珍吃生姜	蒲 实 (172)
由飞机失事联想到	李 星 (175)
要体谅母亲	李士明 (178)

“父为子隐”及其他	卢绍武 (180)
这也是一面镜子	于继增 (183)
要“爱而知其恶”	亓祖煌 (185)
病梅的联想	毛荣富 (188)
牛皋问路	洪 章 (191)
还是要有自制力	阿 泰 (194)
清景在新春	王晓鹏 (196)
请从今日始，莫唱明日歌	苏源春 (198)
猪八戒的风格	富 饶 (200)
给蛙以生路	秦 耕 (202)
钛的稀有和“后继乏人”	周颂鲁 (204)
还是要“军中无戏言”	国安 正高 (206)
刮风、听风及其他	尚继英 (209)
话说韩履宠	荆万林 (212)
人生当如张海迪	张同基 (214)
赞律已三章	王银胜 (217)
独任其责	尚乐林 (219)
不畏多难畏无难	章智明 (221)
选准尺子	江 化 (224)
打掉这个“反比”	章智明 (226)
照哈哈镜的联想	林 平 (229)
邱吉尔、田中与中国人的走路	司马仰迁 (232)
丧事杂感	秦 耕 (235)
关于后事	赵 益 (238)
“套话”小议	刘继福 (241)
“推”的艺术	黄叔林 (243)

说 玉	司马山人 (245)
披裘公、狄更斯、脊梁骨	周国荣 (247)
庐山与蚂蚁	卢绍武 (251)
教化与诛罚并施	钟 耳 (254)
“车如流水”剖析	王化中 (256)
奋发向上与自甘吃苦	谢富饶 (258)
清白自守，一干二净	亦 杰 (261)
文字的漫画	尧山柏 (263)
前人、后人及其他	叶昌柱 (265)
农药与杏子	
..... 维吾尔族 马合木提江·斯拉木	(268)
“浮云”“海水”与拟题	张巨龄 (270)
勿因年高而废学	
——从“七旬老翁上大学”谈起	施金根 (272)
衰老与年轻	毛荣富 (275)
自助为荣	章智明 (278)
“两个凡是”之外	秦 耕 (280)
蚯蚓颂	赵得录 (282)
出土的“瓦砾”	也 农 (285)
从一个谜语说开去	顾云卿 (288)
杂文栏里说杂文	王 群 (290)
后记	(293)

哀莫大于僵化

赵 鑫

“一个党，一个国家，一个民族，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，思想僵化，那它就不能前进，它的生机就停止了，就要亡党亡国。”

——三中全会公报

人常说，“天下文章一大抄。”不从实际出发而从本本出发，照抄老谱，在这方面我们有悠久的历史，也吃尽了它的苦头。

《书·洪范》就告诫人们：“无有作恶，遵王之路。”“法古无过”，也是流传已久的古训。总而言之，不管实际情况变化如何，照抄老祖宗的一套没错。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，抄也越来越系统化、制度化，人的思想也愈来愈僵硬了。汉独尊儒术，唐以科举取士，到明清发展成八股，大伙按一定的格式做文章，死气沉沉，毫无生气。抄，虽然愈

来愈容易，但结果是每个朝代都亡在这抄上面。

当然舆论也从来并不一律。有主张抄的，也有反对抄的。

《吕氏春秋》中的《察今》，一直被传颂为好文章，就是因为它反对照抄老祖宗那一套，主张随变化了的客观形势采用新法。特别是当抄到山穷水尽的地步，一些有为之士便起来反对照抄，主张改革。但可惜都被视为异端，群起而攻之，终于还是照抄下去。被列宁誉为十一世纪改革家的王安石，曾经大声疾呼“天变不足畏，祖宗不足法，人言不足恤”，但最后还是失败，跟着是宋朝的灭亡。清朝抄到混不下去的时候，也搞过维新，但就连抄外国的一点点也不被容许，最后还是完蛋。

哀莫大于僵化。象这样死抱住老祖宗的一套不放，一味照抄那些过了时的陈词滥调，而且捧为金科玉律，不许改动，拒绝任何微小的改革，那就只能就地踏步。十三世纪马哥·李罗还不知道煤是燃料。他在《东方见闻录》中写道，中国人烧黑色的石头。现在呢，这位作者的祖国在对煤的利用方面，远远地超过了我们。四大发明是我们古人给人类最早的伟大贡献，可惜在长时期里，我们用火药放鞭炮，而传到外国，再传到我国时，已经成为攻打我们的枪炮了。一个参观了我们印刷厂的外国人说，印刷术是你们发明的，但你们现在的印刷技术水平还是中世纪的。

黑格尔说过，“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”。照抄老调就是因为有它长期存在的条件。封建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，它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不可能有多方面的发展和多方面的相互往来，不要分工和科学，不要文化和民主。世代相传，沿以成习，因循守旧，得过且过，这是它的性格。适应这个基础的则是家长制，老子说了算。再上面则是封建皇帝以及大大小小的长官。

他们需要照抄而不需要任何改革，因为任何改革都于他们不利。但是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还是出现了，辛亥革命还是发生了。但资产阶级生的太晚，而且由于种种原因先天不足，后天亏损，又太弱。因此，这个革命，按鲁迅的说法，只革了一条辫子。因为一切照旧，还是小农经济，还是三纲五常一套。在蒋介石治下时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更是奴才，主张照抄的。要搞封建法西斯专制，就需要没有科学、没有民主、没有文化的愚昧落后和奴性作为它存在的条件，才能维持它的统治。西欧的条件却不同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，“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，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，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，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，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。”（马克思《机器、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》67页）

但是，随着我国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，这种照抄旧谱、重弹老调的沉闷局面终于被打破了。五四运动大大地解放了我们的思想，促使我们来了一个飞跃。中国的面貌为之一新。但是，这中间曾出现了王明和林彪、“四人帮”。自封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王明，不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，不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、观点和方法研究解决中国革命问题，只是一味地生吞活剥，盲目照抄。抄的结果，白区党组织几乎损失百分之百，苏区丧失百分之九十。毛泽东同志一直坚持把马列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，反对这种照抄，并且和它斗争了一辈子。从《反对本本主义》到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》，都记载了这些事实。试想，如果不是经过延安整风运动，毛泽东同志率领我们扫荡了这种坏风气，我们怎么能够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呢。不幸的是，在林彪、“四人帮”

横行的时候，这种照抄之风又盛行起来。“党八股”更成了“帮八股”。“小报抄大报，大报抄梁效”。一切都从本本出发，从语录出发，从首长的指示出发，一切都不从实际出发。文艺创作的模式，江青也给造好了，只要一套就行。这么抄来抄去，那结果大家都明白。

不过，我们党长期形成的实事求是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传统的根，终究还是扎得很深的。顶着这种抄风的仍然有人在。而在粉碎“四人帮”，全国展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之后，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更是得到了大大的恢复和发扬。人们思想解放，精神振奋，全国的形势也为之一变。这是主流。但是，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流毒仍然不能低估。一些讲话、报告、文章，还是照抄照转，空话连篇，不接触实际。

有些领导同志喜欢专门做那种不接触实际的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。写报告，总是讲我们工作中的差距很大，要缩短差距，为四化做出贡献。但差距何在？采取什么措施来缩短它？到什么时候做出什么贡献？对不起，一个字也没有。当提出要研究新情况、解决新问题，反对不着实际的空谈时，大块文章马上应运而生。那论点无非是什么人的思想总要跟上变化了的新情况呀，现在最大的新情况、新问题就是四个现代化呀，四个现代化又是中国式的呀，等等。总之，它重复了众所周知的真理，但半点新情况新问题也没有讲。这就难免是“言虽多而不要其中，文虽奇而无济于用”了，大块文章仍然是大块废话而已。

当前，进一步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，要从本单位、本系统、本地区的实际条件出发。但不少地方仍然是一层一层的将这几句话照本宣科，至于自己的实际条件是什么？象《红楼梦》

里的甄士隐一样，你去猜罢。这种上下一般粗的讲话，实在干瘪得很。也如《镜花缘》里直肠国的人那样，肚子里只有一根直肠子，空空洞洞。

虽说照抄照转有百害而无一利，但人们为什么还是这样做呢？林彪、“四人帮”推行的封建专制主义需要它。人们感到这样做，安全、省事和好混。不少人是出于安全才抄的。因为追查起来有出处，不算自己的发明创造，充其量不过是执行而已。但抄得久了，有的也渐渐上了瘾，成为习惯，还觉得最省力不过，既不用调查研究，也不必去动脑筋。他要负责的不是人民的疾苦，工作的需要，只是上面的所谓气候。这么办，既革命，又稳当，放心做官好了。“多吃青菜身体好，少管闲事威信高，”有人就把它奉为混官之道了。

总之，秦汉以来的中国历史，近百年的革命史，特别是近三十年我们的革命史，都从正面或反面证明了从实际出发还是从本本出发，它会得出什么样的不同结果。

或在照抄中灭亡，或者让照抄灭亡！

载《人文杂志》一九七九年第一期

尽信书，则不如无书

——读书札记

骆树基

孟子号称“亚圣”，不过给我的印象却不大好：总感到他太偏颇，有时又过于执拗。也许是怪他把人们分为高低贵贱、并且断言“无君子莫治野人，无野人莫养君子”的缘故吧，或许主要还是由于“批林批孔”中耳濡目染所造成的偏见。然而也不能一概而论，象他说的“尽信《书》，则不如无《书》”，我就很赞成。

这里提到的“书”当然是指《尚书》。

“孟子曰：‘尽信《书》，则不如无《书》’吾于《武成》，取二三策而已矣。仁人无敌于天下，以至仁伐至不仁，而何其血之流杵也？”孟夫子慨叹《尚书》记事华而不实，他就不信武王伐纣会血流漂杵，于是发了一通议论，表示有保留的接受。其实，老先生未免过于认真了，夸张原是文章习用的手法，即使是“六艺”也在所不免，尽可以随和一

些，不必求名责实。不过，这种不迷信本本的批判精神倒令人肃然起敬。

书有时并不可靠，不能以为有书为证就可以永远立于不败之地。《三坟》、《五典》、“佛经”、“道藏”，也都是人造的，并非篇篇锦绣、字字珠玑。而且，抛开具体内容不谈，仅章句、文字上的瑕疵就让人无所适从、望洋兴叹。

比如说吧，《战国策·赵策》中有一段记载：“左师触讪愿见太后，太后盛气而揖（胥）之。”代代相传以至于今，都知道有个“说赵太后”的触讪其人。可是，前几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《战国纵横家书》也有这段文字，拿来一对照，原来是“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”。因为古籍直书，于是把“龙言”合而为一，“触龙”也就变成了“触讪”。千载以下，误了多少人。

又如，据陆深《俨山外集》记载，明初有一名医戴无礼，常到南京，遇一郎中用药非常奇特：煎药时必得加锡同煮。而且门庭若市，人们都很信服。戴元礼登门求教，才知道这位“神医”的用药得之于古方，赶紧找书一查，原来却是饴（即糖），“锡”乃“饴”之误，书中把“食”旁误为“金”旁，又少了一笔，变成了“锡”。庸医如法泡制，病人就大吃其锡，这真是盲人瞎马，书本之误的确害人不浅。

至于象宋曾纮所书陶渊明“读《山海经》”诗：“形夭无千岁，猛志固常在。”其中第一句到底是“刑天舞干戚”还是“形夭无千岁”，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，至今也没有争论清楚，只好暂付阙如。

其实，稍稍涉猎过古籍的人都知道，这类问题并非个别书所仅见，举凡衍文、脱文、异文、误书，开卷皆是。尽管我国是